

拉直耳朵去搜寻那些歌词。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央措居然能开口唱几句了。

小小的水仙花，你要是不说话，小小的水仙花，小小的水仙花……

水仙我爱你真心真意，啊啊啊两相依，永远在一起，啊啊啊两相依，要分开我们不容易，水仙的名字永记在心里……

知了其一、想知其二的欲望把央措烧得整天躁动不安。格追没有音乐细胞，尽管她妈妈唱起藏歌来悦耳听得不像话。央措只好极力怂恿和晓梅，只要看见小孙哥打开宿舍门，就飞跑到他的后窗下躲起来听。就这样，温婉动听的歌声像涓涓小溪，流进了她俩单调可恨的六年级时光……

为水仙近乎走火入魔的央措想入非非地说：“我感觉水仙的样子就该是我们院子里的小玫姐姐那样。”烫着齐肩大波浪，娇小可爱妩媚动人的小玫姐姐号称粮食局最漂亮的女职工，央措第一次见到这个随时一副温柔笑脸的女子，就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她，喊她姐姐的时候，也非同寻常地甜美和亲热。和晓梅若有所思地回答：“我觉得水仙应该比小玫姐姐再高些才对。”

“我好想知道水仙和她的男朋友长得什么样。”

“我也是。”

被对号入座的小玫姐姐，从此成了央措和晓梅关注的焦点，她的衣着、出进大门的时间，特别是伴在她身边的小伙子，都是两人永不厌倦的话题。直到为此闯了祸后，小玫姐姐才从她们的世界里慢慢淡出。

春节刚过完的一天，纯净的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云彩，虽然火红的太阳自强不息地散发着万丈光芒，可央措她们依旧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嘴里吐着浓浓白气地在院子里玩雪。节后的积雪，已干得像锯木灰，没有一点水气，大风一来，吹得满天都是。这种雪没法用来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在这种雪地里玩得最惬意的游戏，就是并着一双小脚，嚓嚓嚓……走出一串又一串的拖拉机机印。正当她们三人激烈地比赛着谁走的拖拉机印最均匀、最仿真、最长时，忽然看见小玫姐姐和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人走进了大院，小玫姐姐身穿火红上衣，一套草帽和围巾把她显得高贵妩媚，惯常的微笑里充溢着幸福和甜蜜，随轻盈



式，将这个特殊的日子挽留或定格，永远存放在她记忆的百宝箱里。

阿啧啧！四通八达的空旷道路转眼就变成了五彩缤纷的人河和车河了，像舞动的长龙一样望不到首尾。真不知从哪里冒出这么多的大卡车，车兜里栽葱一般挤满了衣袖飘飘彩带飞扬的藏民，像是要去参加什么大型演出的舞蹈演员。凤凰山下更是帐篷遍地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兴奋的锦康人民似乎把家都搬到这青山绿树中了。

三人在山脚几棵枝繁叶茂的白桦树下，找到了搬到这里来的锦康照相馆，兴奋得不用付钱似地开始换衣打扮。搔首弄姿、意犹未尽的拍照刚结束，央措看见迎面走来三个男孩，天！那个穿黑色大喇叭裤，土黄色夹克衫胸前后背印着小汽车，手里还抱着个西瓜的人竟然是林刚！央措拉起和晓梅就想跑，奇怪和晓梅竟然一动不动，还满脸涨得通红地把头扭朝了一边。

林刚几大步跨上前把西瓜塞给和晓梅，央措和格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天，和晓梅居然羞涩地接下了西瓜，然后一言不发地低头用脚尖不停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灰尘石块乱飞一气。林刚啥也没说转身就走，他的伙伴摇头晃脑地“噢噢噢”叫着，还不时转回头狎笑几声。

待他们走远，央措鼓着红眼珠，格追气势汹汹双手叉腰盯着和晓梅：“你说，是你告诉林刚我们要来照相的吗？”“你不是说不喜欢他吗？你干嘛还要人家的西瓜？”……和晓梅并不生气也不辩解，任凭她俩叫嚣怒骂。

央措开始挖空心思地和黄文军套近乎，可自己最终要与黄文军达成什么样的结局或状态呢？是要黄文军慢慢喜欢上自己从而不再喜欢任何一个女生，那么就是和晓梅真来这里采蜜，最终只会被一箭封喉，重创而归；还是要和黄文军建立铁杆关系后，把和晓梅喜欢他的秘密以及和晓梅是如何口是心非水性杨花的真相告诉他，以阻止他上当。前者让央措觉得自己卑鄙无耻，夺人所好，最怕如果……万一……真是冤枉了和晓梅，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后者又让央措觉得自己阴险恶毒鸡鸣狗盗且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变成一块毛玻璃，让她迷失在路途里。

倒是规规矩矩正正派派的黄文军解救了央措。令她不得不嘲笑自己

杞人忧天简单幼稚。像黄文军这样的好学生，怎么可能干出早恋这种下流无耻的勾当？别说是和晓梅这只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蜜蜂，就算是蜂皇亲自出马，也只会铩羽而归。可是央措的初衷却渐渐变奏出连她自己也不想听到的不和谐音符。发现黄文军不在教室，她心里就会无端地潮起一种茫然所失之感，一见到黄文军，她的心立马踏实，就像空杯子里被倒满了水。央措逼着自己把这种无法逆转的心理变成一股巨大的复习动力。毕业考，央措超常发挥，居然考了全校第一，搞得老师同学一愣一愣的。和晓梅对她的表情如同挂在屋檐下的冰条，又冷漠又尖锐。

离校前几天，同学之间掀起了相互赠送纪念品的高潮，美其名曰的离别礼品，其实也就是一本练习本什么的。央措犯难了，一夜翻来覆去地想，黄文军送给她的是和其他同学一样的一本练习本，那自己该怎样回谢这份礼才让心觉得恰当呢？离校那天，央措鼓足勇气将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悄悄塞进了黄文军的抽屉。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用不太好看但整齐的字留言道：

赠：同学黄文军

作为小学毕业留念

预祝你在新的学校里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央措

六月二十六日

初考，央措以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遥遥领先于和晓梅和格追。漫长的暑假，并没有让央措享受到无尽的闲适和快乐。始料不及的烦恼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她。和晓梅虽然也考上了县一中，但她的成绩和她平时的表现比起来，让老师同学大大吃惊，她的父母大为光火，再也不允许她毫无节制地出来玩，她对央措流露出来的不服气和冷淡也就达到了极致。格追更惨，考了个班里的倒数，只能补习，气得她妈妈一见到央措，就对比着讽刺打击她，搞得格追再也不愿意和央措走近。真没想到，人还没长大，烦恼就长大得可以击垮人，壮大得可以粉碎美好的世界。不是吗？眼下，正是酸咪果熟透的季节，麦兰菜的清香夹杂着青稞的麦香弥漫在空气中氤氲不散，各色的土豆花开得郑重其事，像在与世

格桑花



人宣布，它们不是土豆，而是鲜花。可这一切，这一切美好生活的细节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三个见证和诠释过锦康绚丽多姿夏季的小精灵的身影，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成长的烦恼消灭了。她们幼年的友谊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中学生的身份多少冲淡了盘桓在央措心中的不爽。更令人愉快的是为了让她免去近一小时的上学奔走，妈妈把她寄到了在学校教书的舅舅那里，一周回家一次。感受着老舅为自己提供的优越条件，央措欢喜得睡在床上都在笑。然而，她真是高兴得太早了，凡天下之事，没有绝对的好，更无绝对的坏，正所谓古人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这个让多少同学羡慕的条件，把她一步一步引向灾难。

按理说，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央措，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宠儿！自她们从出生到长成人，无论是说远还是说近，她们都是时代的幸运儿。人生的际遇让她们逃脱了十年动乱，还没赶上没有姊妹的独生子女庭，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心态平和、情感多元是她们那一代人生活的背景，求学历程也简单，复印了似的从上小学到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只要手里拿个毕业证，国家就会以某种形式让你有个工作单位。在父母和老师看来，这帮在蜜罐里长大的人，能有什么愁，会有什么苦？通了天，不就是面对泥丸般的考试罢了。生活给予她们最初的启示，就是一个中心：把书读好！两个基本点“品德好、身体好！”如此说来，刚刚荣升为初中生的央措，能有什么耸人听闻的灾难呢？问题恰恰出在，听起来完美得近乎无懈可击的理论，却在流逝的时光里，被点点滴滴的人生论证出它的主观性和不科学性。在父母看来衣食无忧，在老师看来无所事事、幸福快乐得直想哭的她们只闻到“青春期”的味道，就已经被它的玄机和绮丽折腾得苦不堪言。尽管这在大多数成人看来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可事实的真相就是吃饱穿暖、无坷无坎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一个处在成长发育中的孩子，无需为吃穿发愁，无需任何担当就可以抵消正常的青春期给她们带来的新奇诱惑，就可将青春期带来的刺激和躁动稀释净尽，那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人，都有着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而世间的复杂，不就是哪能心想唱歌就唱歌，手想敲锣就敲锣的随意爽感。否则，死里逃

生，恩怨情仇这样的词怎会几千年追随着人们。

排在初一8班第三名的央措兴奋地走进教室，她习惯成自然地找了居中的正数第二排，那是她小学时代一直未挪动过的宝座，满意地重重坐下，思维却突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敲醒了，黄文军！同桌的黄文军哪里去了呢？她急得拔腿就跑到张贴着分班通知的教务处门口，却无论如何也没在初8班里找到黄文军三个字，她强忍着失落再看初6班的名单，却痛苦地发现了黄文军的名字，离开的那一刻，黄文军如同他的名字，被永远地挂在了央措可望不可及的墙头。

中午和舅舅吃饭，舅舅很负责地告诉了央措一个让她差点掉了饭碗的消息：央措本来分在初6班，可是舅舅觉得初6班的班主任太年轻，可能在经验上欠缺，而初8班的班主任是严管学生闻名全校的一位中年男教师，所有教职工子女都顺理成章地进了初8班，舅舅当然也把央措调换到了初8班，啊……

由好奇和兴奋造成的哄乱局面很快就被班主任镇压下去，井然有序、严格规范的中学生活业已起锚。又是出于对央措学习效率的考虑，舅舅特意把她安排到住校的初9班上晚自习。5个住校班的学生均来自边远地区及农村，离家稍近的，一周可回家一次，离家远的，寒暑假才能回家。住校生每晚必须上自习，学校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监督纪律，班里的任课教师也常常进来巡视和辅导。舅舅的安排真可谓是有裨益高瞻远瞩。可事实上呢？得与失真的不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么清清楚楚、泾渭分明。

那是开学的第三天晚上，央措在预备铃的伴奏下首次走进了众目睽睽的初9班教室，她极不自在地低着头一直走到教室最后找了个空位坐下，便开始做作业。依稀模糊的余光里，她感觉有个男生在朝她靠近，她还没想好是否抬头看，就听到一个极其温和的声音响起：“央措，你来我们班上晚自习咯？”

央措慌忙抬头看，刹那间被眼前近乎幻化出来的面孔惊得失声尖叫：“扎西……你……”就再也说不出下文，脸变红的同时猛然意识到了，扎西这是从荣吉完小考上来了。

叮零零……

格桑花



清脆刺耳的电铃声在校园里权威张杨地响起，扎西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纪律管住了央措的人，可是央措的心，却在瞬间就骑上了一匹千里马，在记忆的走廊里飞马扬鞭，纵横驰骋。时光一下子就在飞沙走石中回到四年前，那个山清水秀的荣吉完小……现实和历史“啪”地一声对接上了，央措感到一阵兴奋的眩晕。

央措很快了解到，长得高自己一个头、眉清目秀的扎西是荣吉乡小考的状元，在初9班名次排在第一且任班长。央措的血液再度沸腾。小学二年级就产生的蒙胧的青春意识，在她十二岁的金秋时节终于完全清晰明朗。再看扎西时，她眼睛里已经盛满了那种叫做喜欢的东西。央措醉了，她听到了自己心花怒放的声音！只是她哪里知道，天真少女，鸿蒙一破，情窦初开，春愁足可以让你一夜白了头。

上晚自习成了央措一天中最期盼的时光。不论是天高云淡艳阳当空还是雨丝绵绵乌云密布甚至寒风呼啸雪花翻飞，即使生病，她都会准时走进初9班教室并梭巡扎西的身影，偶尔未看到扎西，心就成了被掏空的罐头瓶，咣当掉在地上，在凄风中发出痛苦低沉的呜呜声。扎西的背影是她神魂颠倒心猿意马的源泉，偷看他全神贯注地俯案做作业，偷看他一只手撑着太阳穴侧头看书的神情，偷看他一动不动向后靠着出神，还看他围在老师身边扑闪着大眼睛听老师讲解习题，或伸伸手，捋一捋头发……这一切其实是普通平常得不值一提的琐碎细节，在央措爱慕的目光里，却赛过了任何一个男影星的表演，让她如痴如醉、无力自拔。偶尔听到扎西一句冷不防的说话声，即使远离着他，央措的脸也会莫名其妙地热浪翻腾，突然看到扎西调转头和后桌的同学说什么，掠过的惊鸿一瞥，就把央措的心压成弹丸……可是纪律严明的晚自习硬生生地把她的痛苦隔离在以扎西为圆心，半径为两米的地带扑腾。及至入睡前，单恋的触角还会演变成联想的翅膀，在无尽的遐想中飞啊飞，飘飘……与日俱增的情愁聚沙成塔，重压着她稚嫩的理智，集腋成裘的爱慕把她尚不成熟的思维裹紧，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害得央措焚心似火，却求救无路。

课间时央措尽量到教室外面，歪着脖子朝一班之隔的初9班伫目，看到扎西，她会心跳如鼓轻松欢愉，这一天就美好充实得足以忘了东南

王娟——初10班的文艺活跃分子，郁金香一样孤傲的美丽女孩，校园里的迷人风景，身段挺拔匀称如小白杨，秀丽白净的脸蛋和那口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普通话，像是专门为舞台造就的艺术胚子。大方得体又洋气的穿着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小棉袄。去年“五四”晚会上，漂亮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王娟还是报幕员。光艳四射的她要俘虏男孩那是易如反掌，可这人也不应该是扎西，更不能是扎西呀！央措简直要疯了。她怎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小学二年级就喜欢上的男孩拜倒在其他女孩的石榴裙下，这种无异于剥她的皮，抽她的筋的酷刑怎能让她坐视不管？经过几天绞断脑筋的冥思苦想，央措终于给扎西写了一张纸条。

扎西：你好！

当我听到你和王娟好的消息，我真的是气晕了！这是真的吗？请回信！我还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

格桑花



堂姐拉粗帮她转交了纸条的那夜，央措活脱脱仿若历经了一个世纪。努力平静开开合合合合开开的心扉做完作业，慢得像蜗牛般的时间只爬了一半。只好再次沉下来，写了一篇长长的、含沙射影、概念模糊、只有她自己才看得懂，甚至多年后，就连她自己也未必看得懂的日记才熬到下自习。洗脚时，盯着自己好像是从哪里借来的脚直到水凉了才反应过来，躺在床上，不管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眼前都是扎西的脸……

次日一早，央措燥热难耐地跑到扎西进教室的必经之地佯装背书，以恭候他出现，脑子里活跃着数种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可每一种结果她都没办法平静地想透，又被另一种或几种想法冲乱……

终于，扎西的身影远远地出现在了操场边，央措的头嗡的一声像是爆炸开了，如鼓击的心跳扯得她太阳穴直生疼，她把持住自己颤抖的身体，定定地注视着扎西渐走渐近，央措鼓足勇气看着扎西的眼睛，然而扎西一见她，就厌恶得不能再厌恶地狠挖了她一眼，扭头便大步流星离去。央措顿时如坠冰窟又如遭雷击，像个白痴般呆立住，王娟摇曳着高挑的身姿飘到她面前又远去，她橘黄色的夹克衫在晨光的照耀下闪着骄傲的金光，随着轻盈脚步愉快摇晃的马尾辫，像是在嘲讽央措这个天下第一大花痴……残忍不堪又粗鲁无情的现实，瞬间焚毁了央措的世界，听着老师讲课，老师的眼睛会突然变成了扎西的眼睛，朝她看去，班里的男同学怎么都在用扎西的那种眼神挖她，讨厌她……

这始料未及的一挖不仅彻底挖掉了央措的尊严和骄傲，还让她沦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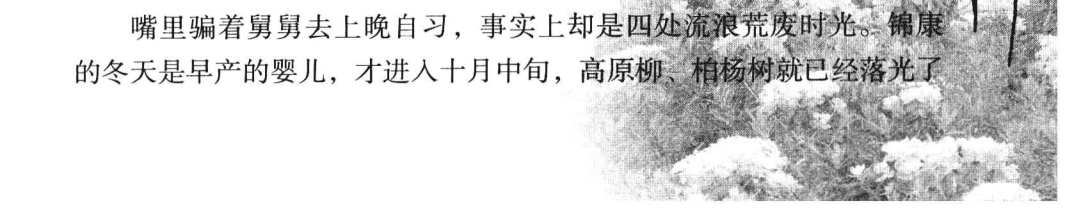
在了终极追问中。她一有空就傻子般盯着镜子，看那张流泄出与真实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的脸，眼神虽然暗沉灰色，倒也不失秀美，海棠花般的脸颊虽颓靡却依然盛开……毫无疑问，央措是漂亮的，读小学时，院子里的大人都说她美丽如电影《孔雀公主》的女主角。可为什么学习好长相好的自己，不仅换不来扎西一丁点的好感，还让他那样讨厌呢？央措把眉头都想成了折叠扇，总算找到一个足以让她平静到消沉的理由，自己的穿着太过寒酸！因为妈妈说：“我让你到学校是去念书，而不是去比美。”于是，不是去比美的央措不仅天天穿姐姐穿小了的旧衣服，还不时穿着补了屁股的裤子去上学，屁股上醒目的补丁常常难过得央措直想逃学。哼！什么“小孔雀，真美丽，看谁穿的花花衣……不比穿戴比学习，看谁学习得第一！”扯淡！没有了表面的美，人家理都懒得理你，谁会耐烦来关注你的心灵和成绩！

信念的颠覆击得央措再也翻不了身。可是冤家路窄！学校偏在这时成立了合唱团，说是要为“一二·一”晚会献礼。央措、扎西、王娟都被选中，特殊的环境逼得央措无法不去注意扎西和王娟的举动，而每一次的关注，在她心里划过的都是一道又一道疼痛难忍的波浪。

在一个暮色深凝的周六，央措竟然看见王娟坐在扎西的单车后座上，手还搂着扎西的腰，这个不经意间摄入眼里的画面，不仅把央措的心扔进了绞肉机，还就此永远地储存在了她的脑底，为央措后来鬼使神差地干出一系列令所有人不可思议的事奠定了坚实的情绪基础。

央措彻底颓废，连“人依旧，岁月流转……此情永不能忘”这样的歌都没有力气再唱，从早到晚呆坐在教室里出神。被寒风苦雨迅速催熟了的13岁女生央措顿悟：人被伤到极致时，已经不会再多愁善感，更不会有心思去伤春悲秋怨天尤人。人还有力气挣扎的时候，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挣扎，其实都说明他还在争取，还在战斗，因为他心中的希望之火还没有熄灭。再也不想感受有关扎西的她，从此不愿再跨进初9班，与其选择承受无尽的伤害和痛苦的回忆，还不如一个人悄悄躲起来，舔干自己伤口上的血污，慢慢等待着伤口愈合。

嘴里骗着舅舅去上晚自习，事实上却是四处流浪荒废时光。锦康的冬天是早产的婴儿，才进入十月中旬，高原柳、柏杨树就已经落光了



央措也忍不住笑了，这才小心翼翼地试探：“舅舅，如果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你会不会认为我就是个坏孩子，一个坏学生呢？”

舅舅正色道：“央措，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不管你原来做过什么，只要你今后改了，你就不是坏学生，更不是坏孩子。可如果你明知自己干了坏事，还不愿意改正，继续干下去，那你就肯定是坏学生，坏孩子了。”

“哦！”央措如释重负，轻轻重复道：“只要我从今往后改正了，我就不是坏孩子、坏学生了。”于是便一五一十地把天天和汪秋菱出去玩，从来不上晚自习，还有那个一直缠着她的汪堆的事全都交代了。她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保留了暗恋扎西以及被汪堆夺去了初吻的事。

舅舅认真地听完，若有所思地点头回应：“哦，原来是这样，难怪……”他停了停，说道“央措，这些事情呢，现在都已经成为过去了，这些话到舅舅这里就算完了，我答应过绝不骂你，也不会再来追究你。但是从下学期开始，你必须得答应舅舅做到两点，那么我明天就帮你去跟你妈妈说情，让她这次饶了你。第一，从此不再与汪秋菱来往。第二，从此不再理那个叫汪堆的男生！你能做到吗？”

“我一定做到！”央措激昂地承诺。

“如果做不到呢？你自己说说要怎么办？”

央措认真地想了想答道：“你就把一切都告诉我妈，让她把我打得皮开肉绽，再丢进奶子河！”

舅舅笑了，“那倒是真的！到时你就别怪我心狠了！话又说回来，舅舅是真心希望你能知错就改，在舅舅眼里，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一个聪明漂亮的好学生，舅舅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对不？”

央措使劲点着头，她发誓：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新的学期，央措言而有信，学习成了她的图腾，荣誉成了她的信仰。勤奋好学，循规蹈矩的央措又重新回到了老师和同学的眼中。重塑自我的过程并非那么轻松容易，这根本是一场和外界的干扰、压力、诱惑作殊死搏斗的鏖战……央措不再与汪秋菱同桌，更不与她同出共进，汪秋菱不甘心，不止一次派使者来问央措为什么不再理她……央措充耳不闻，转身走人。任凭无聊的汪堆怎样在教室外面夸张地吼叫“归来

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惹得全班同学窃笑声此起彼伏，央措始终稳坐如山，目不斜视，岿然不动；课间操时，遇上他嬉皮笑脸地来搭腔，央措怒目而视，震慑得他不敢再放肆。央措刚洗刷干净身上的污点，恢复着骄傲和自信时，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却接踵而至了。

一年一度的“五一田径运动会”如期而至，体育尖子们欢欣愉悦地投入其中，三天的运动会结束后，就到了各班自己组织春游的节目。锦康高寒缺氧，偏僻闭塞，与世隔绝的特殊地理位置，孕育了许多人们只能在画上一饱眼福的旷世美景和天下奇观。这些自然之母的馈赠，大都分布在远离县城的山区，珍奇的灵山秀水平时除了供给悠闲的牦牛和牧民享受外，几乎无人问津。春游时，兴味盎然的学生娃娃就一拨又一拨奔赴其间，去与之亲密接触，融入其中。这个连着星期天的春游更让同学们热情高涨，一浪高过一浪的热烈讨论后，把这次春游的地点定在离县城近四十公里处的天池。不止一次听说天池风景绮丽、山翠水碧，望不到边的参天古树，漫山遍野如火如荼的大树杜鹃，天池周边还盛产竹叶菜、山韭菜、蕨菜等等山茅野菜。由于距离远，大家又都是骑自行车，所以同学们一致同意在天池住一夜。可是学校有明文规定：春游绝不允许在外面留宿。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她们决定铤而走险，说什么星期天，学校本来就没有管我们的权力！还说，只要我们谁也不去告密，学校里不可能知道的……

央措还来不及把这个兴奋的消息向妈妈汇报，妈妈却先下旨了：“趁明天、后天你们都休息，我们一家集中火力把今年的洋芋种了，再不种就迟了。”妈妈说完，还用锐利的眼神扫视了四姊妹一圈，哥哥和姐姐都爽快地答应了，央措却像被一块大洋芋噎在了嗓子里，进不去也出不来。

妈妈的高压政策逼得央措只有眼睁睁地和仙境天池失之交臂，向往的陨落气得她无法入睡，在床上又蹬又踹地发火，真恨不得把被子都扔出去，可纵然她气得把自己也扔出去，又能如何？

刚进教室，央措就遭到几个要好同学的围攻，说她言而无信、临阵脱逃、胆小鬼……气得她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诉。那些别有用心心的同学就更过分了，她们故意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讥讽表情，高谈阔论着

6

由于父亲调动工作，央措暑期便来到了温暖舒适的繁华城市玉清。她好高兴远离了红尘纷争的锦康，却没有意识到，会在这里鬼使神差地钻进了早恋的万花筒。

邓敏，玉清县一中初二年级男生，和央措家住同一排职工宿舍。初识他缘于他母亲对他的无情出卖，她嗓门很大地对央措母女说：“我家邓敏成绩一直不好，在班里是中下等，明年怎么中考，真是急死我了，央措，你就趁假期来给他补补课吧。”央措看着长得没棱没角，满脸窘得通红的邓敏，差点脱口道：一点问题都没有。

接触几天后，央措极其尴尬地发现，中下等学生邓敏的水平其实和自己半斤八两、旗鼓相当，而在一些综合性很强的问题上，他的能力甚至遥遥领先，这让央措大受刺激和震动，从前常听老师说发达地方的教学水平如何先进，同等条件下的学生，水平如何天差地别……原来如此！补课一说逐渐变得雷声大雨点小，按部就班地做假期作业成了他俩的中心。两人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和谐，谈话也从最开始的拘谨到放松直到自如。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央措强烈地感到，温厚随和、不急不愠的邓敏好像一杯冒着清香气味的绿茶，疏泄着她的火急火燎和毛躁泼辣。

“其实，我认为早恋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了！我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女生，本来成绩很差，后来和班里一个优等生好上了，男生天天帮她补课，现在，这女孩的成绩都进到前十名，这就叫做爱情学习双丰收！他们的事早被传为佳话，成为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爱



情版式，你说这有什么不好？”邓敏如是说。

这个话题于央措无异于探险，猎奇中夹杂刺激，美妙中伴生着恐惧……她很快武装好自己，刻意让自己的眼睛蒙上一层探索者独有的迷雾，苦心孤诣地把自己真实的动机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绝不让自己在探索过程中露出马脚，更不能让邓敏在自己的眼睛中捕捉到一丝不良情报。早恋不光在老师家长那里是个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在这些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心里又何尝不是？只是学生和老师家长的最大区别是，学生是用自己真实的情感触觉在感受它，而老师和家长是用他们的价值观去武断地掐死它。在这个问题上，太多的家长和老师都在扮演着弱智或偏执狂的角色，不是吗？既然它是花季人生里确实存在的东西，不管是香是臭，好看难看，闻到了，看见了，就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再成熟理智地正视它。而不是把它转化成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压力，让所有人挣扎、窒息。在情感的世界里，连大人都难说出个子丑寅卯，更何况是心智和身体都正处于发育阶段中的中学生！

“有这种事，他们就不怕老师知道？”惊弓之鸟央措故意淡淡地问。

“嗨！怎么可能知道！”邓敏眼睛鼓得溜圆，注解道：“要是被老师知道了，就蛋打鸡飞，死得难看了！我们学校在这方面管得可严了！”

央措长长地叹气，“我们学校也一样！”不堪回首的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汪堆的丑陋嘴脸和让她肝肠寸断的初吻，在此时无限放大，压得她直冒冷汗，她突然悲哀地想，要是邓敏知道我曾经的斑斑劣迹，他会怎么看我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还有一年就考高中了，到时一定要考出个好成绩，你说呢？”央措有意转了话题，故意用慷慨激昂的口气把她内心的颤动掩饰掉。

不知不觉中，一起做作业，一起聊天，一起看电视的暑期生活行将结束。央措说：“邓敏，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和你一块做作业了，再过一周，我就回锦康，过春节我们再见面！你要加油哦！”

邓敏幽幽地说：“是吗？你要走了，我很难过。”房间里顿时弥漫起一种神秘怪诞又让人心跳的气氛，世界被沉默席卷了，只听见对方或

深或浅、或短或长，或急或缓的喘息。“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你喜欢我吗？”

央措刷地红了脸：“我……”

邓敏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

这句话像新春的第一声爆竹在央措耳边震响，随之而来的热血便沸腾着呼啸着滚遍全身，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轮回不息。央措费了好大劲才从火海里脱出，轻轻地说：“我要回去了，晚上我来看电视！”他们羞羞答答地看看对方，眼睛亮得如同装了新电池的手电筒，直照对方心里。两人走出房间，院子里，天高云淡，草还是那样地绿着，花还是那样娇艳地盛开着。

央措小鹿般蹦出单位，任凭暖风轻柔地拥吻着她，陶醉在眼前诱人的景致中。挂着玉米棒子、拖着红胡须的高挑玉米苗，整齐得像军训的士兵，在阳光里散发着耀眼夺目的骄人光彩；井然有序、丝毫不乱的方块水稻田，像是被精心绣在其间，为生机盎然的绚烂夏日添上绝美的一笔；各色的蔬菜地，像串花般嵌在其中，环肥燕瘦、玲珑剔透……这一畦畦，一亩亩望不到边际的绿油油把央措的眼睛都洗亮了。啊！“玉清真是个好地方呐！物宝天华，钟灵毓秀！”哪像锦康，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存条件，贫乏单一的物产，怎么也让人找不到归宿感和厚实感。虽然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然而在现实面前，这样的丑和穷的确是没有炳蔚华章的内涵！

吃饭、洗碗、扫地这些个做功课一般的家务事，今天突然显得特别漫长乏味，央措几乎用尽了耐心才将其熬完。穿了溜冰鞋似地滑向电视房，邓敏已经等在门口了，她的心温柔地颤抖起来，漾出一圈又一圈的快乐和欢喜，哗啦地就站到了邓敏面前。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和邓敏接通目光的刹那，央措却用自然而然和清醒百醒练就的眼光看了邓敏一眼，就大步走进了电视房，就在邓敏挨着她坐下的那一秒钟，央措莫名其妙地恨起邓敏来，恨得那般不可调解，不可忍受。之前，她俩也天天坐在一起看电视，可那时是两小无猜，心中坦荡。可今晚，世界却变了，央措觉得电视房里的人都在看她、注意她、讥笑她，她忍不住回头张望，她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似乎已经感觉到那些大人都在用鄙视的眼光



瞧她、轻慢她，甚至已经在对她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如坐针毡的央措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电视屏幕上的《射雕英雄传》怎么也吸引不了她的眼球，俏黄蓉的经典台词她一句也听不进去，憨实的郭靖让她心烦得直想骂。总之，该电视剧往昔对她散发着的迷人魅力现在已全部消失殆尽。如芒刺在背的她再也坐不住，拔腿就往家走，从此再没勇气光顾电视房。

白天，央措的心又陷入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忧郁和矛盾中。一出门，她会本能地四下搜索邓敏，他若在，心中就会荡起阵阵欢愉，若不在，就会觉得好失落。而邓敏一看见央措，就会形影不离地跟随其后，央措很快被他巴尔狗般的举动弄得又气又恼，忍耐力一旦溃毁，邓敏就成了她的火塘，莫名其妙就被她狂烧一顿，可看着他一脸无辜，期期艾艾的表情，央措又觉得自己实在是过分……真是横也不成，竖也不是，急得央措直掉头发。

启程前一晚，央措到邓敏家告别。邓敏紧紧握着她的手，久久盯着她，“央措，你，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一提到这个“亲”字，央措心中的惜别之情和羞涩瞬间就变成了火药线，“嗤嗤嗤”燎着火星迅猛地燃烧起来，她白了邓敏一眼就把头扭开，心中火翻翻地想：“怎么这些男生都是这个臭德性，动不动就要来这种破事！难道心灵里就没有一寸洁净之地？真是齷齪！”

突然，邓敏一把将她搂进怀抱，匆匆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央措急了，像是被蜜蜂蜇了般爆发出惊人的力气，一把将邓敏推了个四脚朝天，邓敏被这极不合情理的暴乱弄得一脸窘态，他慌忙从地上爬起，脸涨成了难看的猪肝色，一声不吭地拍打着身上的灰尘。央措觉得自己过分了，可就是道歉不出来，她也奇怪自己怎么会这般凶悍莽撞、刚烈坚硬、乱七八糟。好半天，央措才憋出一句“我会给你写信的。”说完就大步走出邓敏家。

在与邓敏周一封的通信中，央措渐渐有了这样的思考，人，总得有所寄托，有所喜爱，十五六岁的花季男女也如此。可蒙胧的认知总是被父母和老师武断地认为是犯错误或低级下流。情绪得不到宣泄，想法得不到理解，感受得不到认可，心就被囚禁了。然而，人的感知神经却

不会因为打压和摧残就丧失掉它的能力。吃一颗蔗糖，却硬不准你说蔗糖是甜的，尝了口盐，非逼得你说它无味，这岂不是极度霸道和无比滑稽吗？我们只有把异彩纷呈的世界藏起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张扬它的精彩。前提是永远不忘记自己学生的身份！央措一下子沉稳了许多，读书也更能静下心，这种踏实感就像箱子里放着的心仪新衣，不一定要穿在身上炫耀，但求拥有就行，如此，别人的靓装也就不会轻易刺激和伤害到自己，有和没有根本就有着本质的区别，有，就是一种底气，一种资本！

央措更用功了，空闲时间就顺理成章地给邓敏写信，她不知道该如何给这些信定性，说情书呢，却通篇没有一个“情”字，说不是情书呢，却又编织进了她多少的心语。原来，躁动的青春需要的不是一种固化的、可以触摸的真实，只需要有一个接应自己浮动思想的载体，要求只有一个，存在就行！然而，一切并没有按央措的美好设想持续下去。寒假前夕，邓敏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铁，竟然三番五次打电话到学校办公室找央措的舅舅，请他转告央措买几把藏刀带回玉清。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央措智勇双全地逃脱了舅舅的审问，但还是噤若寒蝉地从此断了对邓敏的一切念想。

本该结束的故事还在无奈地继续。

寒假回到玉清，央措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老鼠，整天窝藏在家，上趟厕所都拿出百米的速度。邓敏起初让他妹妹频频给央措传话，央措不理，他就等在厕所附近，央措装作没见，后来他又站在央措的窗户外大叫大嚷，央措心里鄙夷地嘲笑，你爱咋叫，就咋叫，别说你鬼叫两句，就是你拿炮轰，我也不会再理你！

不料央措却在厕所里和邓敏的妈妈撞了个正着，正在她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时，邓敏的妈妈笑笑地问：“央措，你怎么不来我家和邓敏做作业了，你们不是闹别扭了吧？”

央措连连摇头“没有，没有。”

她妈妈又说：“这次期末考，我家邓敏进步不小，都排到十三名了，我和你邓叔叔都说，这全是央措的功劳，你给邓敏的信，我们都看了，你总是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勤奋努力，考好中考，我们都说央措是

个懂事的好孩子……”

央措听不下去了，难受得像被人揭了疮疤，真想纵身就跳进化粪池。她朝死地诅咒，“邓敏啊！你居然让你父母看我给你写的信，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这个混帐王八蛋！我今生今世绝不会饶恕你！”

新学期，班里连连播报出新的恋爱动态，鸳鸯榜上热闹非凡，人丁兴旺，失落变成了万千只小虫，咬啮着央措的心。不在失落中死掉，就在失落中新生！央措注意上了本学期才来的，长得酷似日本影星三浦友和的补习生汪家宇。

汪家宇，一个在去年中考中失利，自负地回农村当了半年农民，终又无法忍受沉重枯燥的农村生活而重返学堂的大男孩。也许是不平常经历的磨炼把他变得老沉持重，漠然冷僻，花痴央措远远地观望着他，却迟迟不敢轻举妄动。当她数次处心积虑接触汪家宇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后，央措反倒被汪家宇的极端自我迷成了弱智。公然嬉皮笑脸地在宿舍宣布，汪家宇就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结果才第二天，她就被纠到了舅舅面前，她巧舌如簧地化险为夷。可是被气得歪了鼻子的央措不想服输：“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决不轻饶那个无耻告密的小人！”

央措一错再错，她愤慨地质问全宿舍的女生：“你们是谁告我的密？既然敢出卖我，就该不怕我刚！有本事就站出来！”没有人理她，更没有人站出来，央措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起来，她越骂越激动，越说越过火，竟然说：“告密的恶人，你给我听好，你还别真以为我会喜欢那个补习生，说实话，我还看不上，不信走着瞧！小人！”话才从嘴里蹦出来，央措就已经后悔得要死，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通反间谍战，央措变成了全班女生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汪家宇看她的眼神似乎更冷更酷，央措对自己说，彻底没戏了。

话又说回来，央措也并非绝对不招人爱！

曲卫宁是班里公认的小画家，素描、水彩、油画……随手就来，隶书、楷书、魏碑、草书……写什么像什么。深眼窝高鼻梁卷头发不修边幅又不讲卫生的准画家私下说：“央措是班里黄金分割最接近标准的女生，是个绝佳的人体模特。”这话一传到央措耳朵里，她就与坐在前桌的曲卫宁反目成仇，不共戴天。